青樓夢/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六回　遵禮制孝子丁憂　問蹤跡癡生辛苦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放了和尚，來扯父母，誰知父母已在半空中了，說道：「孩兒不要悲傷，我們去了。」挹香回顧和尚，也是杳然不見，不覺搶地呼天，哭聲大震。早驚動外邊賓朋紳士及過青田鬥友六位，問於家人，方知挹香父母業已飛升。大家奇駭，命家人去請了挹香出來，問了一番，又勸慰了一回，然後大家辭去。挹香送過青田鬥友六人下船，賓朋既去，挹香便將戲班六局等一切遣散，自己寫了一本丁憂的奏折，稟明上司，求為轉奏。然後也遵例成服，設了位兒，依舊開喪領貼。忙了十餘天，即僱了船只，端整回鄉，省中府屬各官與著紳士們都往碼頭送別。挹香命船上換了白旗白號，然後回吳。一路上也有官員路祭，十倍威風，路上繁華，吾且不表。

一日到了吳中，早有親戚們到來迎接。挹香即命僧道們招魂入室，重新開喪設祭。眾親朋處都來弔唁，挹香極盡惻怛。忙碌了十餘天，方才清靜。挹香足不出戶，在家讀禮，重復將挹翠園收拾了一回。愛卿與四美仍舊各居舊室。到了終七之後，方才出外。心念美人，便先至王湘雲家來。細細的一看，湘雲舊居之屋，卻異從前。便上前問了個信兒，不敢妄為直入。後來問明別處，方知湘雲搬去長久了。再問別事，他們卻回言不曉。

挹香無奈，只得又至張飛鴻家來，只見內邊侍兒出來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到這裡

來做什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我乃姓金，名喚挹香。特來望望你們飛鴻小姐的。你可告訴他，說是杭州任上歸來的，他就曉得了。」侍兒笑說道：「你弄錯了。這裡並沒有什麼張飛鴻小姐，我們只有陸蕊球、沈素芳兩位小姐。」挹香聽了想道：「莫非也搬場了麼？這裡本家可是姓汪的麼？」侍兒道：「本家正是姓汪。」挹香笑說道：「既是姓汪，怎麼說我弄錯？」侍兒道：「不要管他弄錯不弄錯，我們張飛鴻小姐總是沒有。」

挹香聽了，心中好不耐煩，便說道：「我不來問你了，我自己進去，他們自然認得。」說著大踏步而進，一逕望飛鴻房中走來。

那裡知星移物換，飛鴻房中又換了人了。挹香進來一看，那美人卻非素來相識的，又不是飛鴻，甚覺不好意思。便細細將那美人一看，見他生得來卻也十分嫵媚，但見眉橫黛綠，口綻櫻紅，盈盈秀骨，弱不勝扶。見了挹香，便起身相接道：「貴公子尊姓大名？難得輕踐此地。」挹香作一個揖，乃道：「小生姓金，名喚挹香。今日特為訪舊而來，得遇芳卿。不知芳卿貴姓，幾時到此的，倒要請教。」那美人答道：「賤妾姓陸，名喚蕊珠。還是舊春至此。方才公子說什麼訪舊而來，不知所訪何人？」挹香道：「小生昔年這裡有一位張飛鴻妹妹，與他相識的，因為小生出仕杭州，所以與他有五年不見了。今日所以特來望望他的，不知可還在著這裡麼？」蕊珠聽了，便問道：「公子莫非就是企真山人麼？」挹香道：「小生正是。不知芳卿何由知道？」蕊珠道：「妾有一個義姊，叫吳雪琴，他說起公子是個多情之輩，曾將公子所題的墨梅賜讀，所以知道的。」挹香道：「如今吳雪琴可原在那裡麼？」蕊珠道：「原在那裡。他時時念及公子，公子諒來尚未晤見。」挹香道：「不瞞芳卿說，小生在苦塊中，直至今日才得出來。」說著又問飛鴻，蕊珠道：「飛鴻姐姐賤妾從未晤過，平素間聞得老媽媽說，已嫁琴川陳氏，如今已去之久矣。」

挹香聽了，不覺流下淚來，便命侍兒去喚假母。不一時到來，見了挹香，便道：「老爺你回來了麼？」挹香見是假母，便答道：「正是。媽媽久違了，你們女兒如今到那裡去了？」假母使答道：「我們飛鴻女兒於前年秋裡從了一個常熟陳秀才去的，臨動身時，有兩方帕兒、一封信兒，叫我寄與公子。及至餘杭縣，恰巧老爺又卸了任了，所以這封信兒仍在這裡。後來老爺寄信到來，他已去了長久了。」挹香道：「這常熟陳秀才娶你的女兒去，還是作妻還是作妾？」假母道：「老爺，你又來了。你曉得女兒的性情嚇，三五小星豈他所願？」挹香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說著叫假母取信來看。假母便去取了出來，遞與挹香。挹香展開一看，卻是二方白縐紗的帕兒，上面繡著信在那裡。挹香便細細的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睽違雅教，瞬及三秋。每憶芝標，時縈寤寐。妾誠有意，君豈無心。而奈何關山遙隔，致教魚雁疏通。邇稔勛祺，定符佳暢，公餘之暇，詩酒何如？念念。茲者妾蒙琴川陳君有意相憐，百年願賦，諧之歸里，瑟琴同調。特告於君，並附微物戔戔，聊為表愛。從此與君判袂，一切務祈自愛。臨池神往，不盡依依。妹張飛鴻襝衽再拜。

挹香看了這信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又問假母道：「如今王湘雲家在何處？」假母道：「老爺你還不曉得麼？他如今也從了葑門外一個蔣公子，於今春已經出嫁的了。」挹香聽了道：「湘雲妹妹竟也從良了麼？」假母道：「不獨湘雲一人，就是公子認識的錢月仙、汪秀娟、馮珠卿、何雅仙這幾人，亦皆不在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有這等事？不知所嫁的是何等之人？」假母道：「聞得馮珠卿嫁於開綢莊的王小安為室，何雅仙從了郝雪庵，錢月仙、汪秀娟都從了陸杏園為姬，如今又是一班新姐妹了。」挹香聽了，浩然大歎道：「我原曉得的，前者與他們一別之後，他們花老春深。不能再會的了。如今果然一個個俱作桃花人面，叫我金挹香能無崔護重來之感耶！」說著淚簌簌流下。假母又勸慰了一番。

挹香又看見蕊珠十分要好，更加添出無限淒涼。假母說道：「老爺，你也不要惆悵，他們去的已去了，悲苦也沒用了。我來叫女兒唱幾個小曲兒，替你解解悶罷。」挹香聽了搖頭道：「媽媽，你又來了。我金挹香豈是棄舊憐新之輩。就是你們蕊珠姐姐，非是我金挹香無情，不再交好，你想我三十幾位美人，一轉瞬間皆成幻誕，若再與你們蕊珠姐姐敘首，只怕停了三年五載，又要分離，豈不是令人益增惆悵？況且我昔日繁華已經享盡，就是如今再與幾位新姐姐交好，雖則眾姐妹無有不憐惜癡生，但是我如此一番之後，花前之福我也不想享的了。」

假母聽了。點點頭道：「老爺之言一些不錯，老身也不敢再說了。」挹香聽了，笑嘻嘻又吟六言一首云：

富貴從今參透，塵緣過後方知。

失足昔時恨早，回頭此日嫌遲。

挹香吟畢，假母與蕊珠俱不勝羨服。於是又飲過了一巡茶，方才告別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